

村里的事情

蔡翔

我们这个村子，叫高庄。村里的人，都姓高。队长自然姓高，大队书记也姓高。村里只有一个外姓人，姓张，大队副书记的小舅子，老老实实的一个小后生，后来，小张娶了同村的一个闺女，算是落了户。

我原来对北方乡村的想象，很多来自小说，村里有街道，也有深宅大院。这里都没有。房子一间挨着一间，长长的一溜，由东到西，中间突出，构成一个弧形。一个村子，分成三截，也分成三个队，东头叫高东，西头叫高西，中间，就叫高南了。我们在高西，后来给家里写信，信封上落款，老老实实地写上：高西生产队。

都是一个姓，还是有远近亲疏。有这一房，也有那一支。所以，宗族，也不是铁板一块。亲的，房子就连在一起；近的，就干脆挨在一块。慢慢的，就有了东头和西头，中间那一部分，就自称南头。生产队，也不是胡乱分的，有历史。

我们在井边刷牙，本身是砖砌的，井口周围，铺了几块青石板。下雨天，就有点滑。我们刷牙，小孩就在一边看，白白的牙膏沫，流了一地。老乡过来挑水，说，不能在井边刷牙。问，为什么。答，化学。意思大概是化学有毒。对卫生的理解，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太一样。很难说谁的说法更正确。环境不一样。大致来说，城里人更偏于个人，所以叫个人卫生，农村人考虑大家多点。化学水流到地上，慢慢就会渗进井里，井水是村里人都要喝的。后来，我们不在井边刷牙了，提桶水，在屋子门口刷。好在，我们的房子就盖在井边不远的地方。

井边有许多树，说不清是谁家的，夏天，树上结出果实，老乡说是胡桃，我到今天也没搞清这个胡桃是什么，只是觉得有点酸涩，也涩。

树从后面，是一条小河，河水很浅。但是到了夏天，水就漫了上来。我们就被单拿到河里洗，条条草跳进小河，被单放在水里，一阵扑通，就跳洗好了。村里的人喝井水，不喝河水，所以，也不说我们“化学”。河对岸，是另一个村子，叫“张庄”，张庄很小，河这边望去，孤零零的，大约也就十来户人家。张庄的人，好像没有进大队领导班子的。农村，也有规则。小农户，小门小姓，大抵没有什么发言权。

井的这边，往北，就是村里的房舍，一排，谁家要盖房子，就挨在最边上，省了一堵山墙。农村的房子，都是坐北向南，一条路，从门前穿过。

村里的房子，都是土垒的，顶上铺着草。淮北树少，家家都没有什么木制的家具，闺女出嫁，嫁妆里，总会有一只箱子，这箱子，就是以后的家具了。最常见的，是床，也就几根木头，那么弄几下，就行了，上面铺高粱杆，也挺舒服。这就见出江南的富庶了。还有，就是小桌子了，当地叫“案板”，女人在上面擀面条、做饭，全家吃饭，小生做作业，都在上面。要是来客，女人就躲在灶房，客走了，女人出来，剩菜剩饭，吃几口。

我们刚到村里，住在老乡家。不久，村里说，要给我们盖房子。

房子盖在村子的东边，紧挨着副队长家。副队长，三十来岁，光棍，整天笑眯眯的。副队长两兄弟，上面有个哥，老大老二挨着住。老大成家了，生了三个男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吃奶。夏天，光着屁股，满村乱跑。

要盖屋了，我们也高兴。

先到地里取土，一车一车的拉进村。拉来的土，堆在地上。把土捣碎，找来筛子，一开始的筛子，是粗的。筛好的土，堆成一堆，中间扒开，放进麦糠，再倒水。然后牵头牛，牛在土上踩，牛踩得差不多了，就人踩，光着脚，使劲地踩。我们在边上看，想，这和城里的钢筋水泥，原理是差不多的。

那边，场地也清理好了。四周拉好绳，就用铁叉子叉泥，一堆一堆往土垒，我估摸一下，足有二尺多厚。

淮北乡村，多是这种土垒的房子，富裕点的，墙根是用砖砌的，有个十几层，就算很富了。后来我们到别的村，见有青砖墙根的，就数层，层数最多的，也就是村里最富的，百试百准。那时，村里富裕点的，一般都有人在外挣工资，或者是干部，或者是工人。至于青砖到顶的瓦房，一般是公社机关，供销社，再有，就是学校了。当然，县城例外。

墙砌好了，开始上梁，梁上扎好高粱杆，就铺草。淮北盖房，讲究点的，铺红草，红草坚韧，铺房顶最好，密不透风，雨也渗不进。队里给我们铺的，就是红草。后来，我在《上海文学》工作，安徽作家钱玉亮寄来小说《红草湖的秋天》，写淮北的红草，秋天，是遍野的红，风吹过，一片一片的红浪，那景象，是壮观的。读了，觉得亲切。

房子这就算盖好了，然后，再拉土，这回换细筛了，筛好的土，用来抹里墙，抹好的墙面，光洁如镜。再然后，又拉土，筛好，和好，就抹地，地也光洁如镜。

村里给我们盖的房子，有两间，里面是大间，住四个，外面，用高粱杆分出里外。外面算是堂屋，搁张小桌子。里面，算是一小间，住两个人。我住在一小间。

出门，东边，还盖了一个厨房。新砌的灶台，也是用的土。有一口大铁锅，新置的。后面，堆柴禾。

晚上，围坐在桌旁，桌上点着油灯。灯身，随便找了个瓶子，瓶盖上打个洞，灯芯，是用那种黄草纸做的，灯芯浸满油，就能点了，一灯如豆，摇曳的灯火，晃出墙上的倒影，竟然觉得光明，无比的温暖。

夜里，躺在床上，身边，是泥土的

芬香，想，有家了。

我在淮北乡村经年，也苦也累。一天下来，筋疲力尽，但是睡一觉，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去淮北前，亲友多有提醒，说那里不见米面，更是五谷杂粮。也是。但那时年少，高粱面饼，一顿三块，年轻就这点好，胃口奇佳。何况，毕竟是城里人，家里偶尔也会有接济，寄来钱，就到集上大吃一顿，所谓大吃，也就是要些白面馍，再切二斤熟牛肉，那时，就是上等生活了。

我最难接受的，是上厕所。

淮北习俗，茅坑都在屋后，所以也称：家后。所谓茅坑，就是挖个坑，周围胡乱围些树干，夏天，苍蝇嗡嗡乱飞，一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就得时时舞动。下雨就更麻烦，粪坑周围，泥泞不堪。便后，挖二锨干土，把坑沿拍紧，否则，就有同伴埋怨。后来读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把个如厕写得诗意盎然，就觉得陌生。那时，我们常常舍茅坑不用，随便找个庄稼地，一解了事。老乡就笑我们，吃家饭，闹野屎。

在农村，粪是重要的，现在，应该叫有机肥了。茅坑要经常掏，卫生是次要的，要紧的，是粪。所以，村子里，老人和小孩，走路总是背个粪筐，手里拿个铲子，见到牛粪狗屎，或者小孩随便拉的粪便，就顺手勾起，常常有小孩与拉的红，为了一坨牛粪，而相互推搡，输了的，一路哭着回家。

家家门前都挖了个坑，剩饭剩菜是不会倒的，留着喂猪。倒的，都是些烂菜皮什么的，那时穷，垃圾也少，但日积月累，慢慢，坑就满了。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才明白，这是用来沤肥的。夏天，招来苍蝇蚊子，麻烦的，是雨季，阴雨绵绵，坑里的水，就满了，连带着，那些垃圾也漫了上来。满地泥泞，也满地的烂菜皮。

有时闲聊，村里怎么就不治理下卫生？就去和队长说。队长说，肥料要紧。盖个厕所。队长问，钱呢？家里可以搞个垃圾桶。队长反问，那怎么沤肥？这就词穷了。

农村改造，要紧的是实事求是。第一要紧的是钱，再说，没有肥料，庄稼人怎么活。这话，以后就不再提了。道理明白，但心里，还是很难接受。继续吃家饭，闹野屎。

要真正的进入农村，没那么容易，

其中一条，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单身一个，吃饱了全家不饿，哪里能知道农村人真正的酸甜苦辣。

村里的房子连成一排，但房子和房子，还是不一样。副队长家是贫农，房子就和我们一样，两间。往西数家，推开大门，是堂屋，里面，有个院子，尽管是土屋，也有点四合院的模样。这就看出家境了。家境好的，农具齐全，而且拾掇得干干净净，锄板擦得锃亮，那锄把，捏得有了凹状，滑溜得很，我们借农具，就爱借这些人家的。但借了几次，人家就不愿意了。院子里堆着杂物，杂物都有用。也有堆着木料的，一棵一棵的大树，说留着以后盖屋。这些，都是会过日子的主。

也有穷的，我观察下，当时穷的，一是孩子多，二是生病。农村人怕的，就是有病，那种慢性病，一病，再厚的家底，也会耗尽。人一穷，就没了拾掇的心情。

村子里，人 and 人不一样，有的人家，大方、好客。村里有个老汉，人都叫他“老八路”，据说参加过八路，后来退伍，是真真假，也不知道。反正都这么叫。老八路的老婆，胖胖的，我们叫她胖大娘。胖大娘有两个闺女，长得都好看。两个闺女，都有了婆家。胖大娘说我们不容易，有时，做了什么好吃的，就会叫我们过去，去了几次，就不好意思了。都不容易。说起胖大娘，就想起另一个大娘。另一个大娘，住在东头。

我们刚下乡时，六个人，有两个住在东头，就住在这个大娘家，大娘没有子女，有个老汉，我们叫他大爷。大爷是兽医，有工资，在村里，算是好的。大爷大娘信教，但不传。人有困难，能帮就帮。面慈。那两个同学住在大娘家，一口一个大娘大爷叫着，吃得就比我们好。后来和我们搬到一起，时不时，还去蹭个饭。回城后，这两个同学还惦记大爷大娘，写封信，寄个包裹，也是一点心意。

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堂屋很大，支着一张石磨，谁家要磨粮食，就去他家。我一直也没搞清楚，那磨是公有的，还是那家特别好客。那家好客是肯定的，谁去，都是笑脸相迎，端水递烟。我们去，也是这样。所以，晚上，或者下雨，村里人就会聚在他家的磨房，吸烟，拉呱。

也有性格孤僻的，整天关着大门，门口拴只大狗，人从门前过，吠个不停。那一年，我做队里的记工员，上他家核对工分，刚敲门，那狗就扑上来，上来就是一口。后来，我见狗就害怕。老乡都埋怨那家不懂礼数，怎么着，也得拿上十个鸡蛋，登门赔罪。

那些家境好的，会过日子的，能干的，自私的，问了下，还真有不少是富裕中农。我们就想起小说里的人物，说这个是“马大炮”，那个是“弯弯绕”。那时的小说家，有不少是真懂农村的。

笔会

漫游太华

(国画)

傅抱石

在峡谷中穿行

蒋原伦

有尽有，还外加漂流，真是生机盎然。当然最主要的是太行人家的存在，使峡谷显得温暖又亲切。这里的人们会跟你说说早年交通不便时的窘困，说说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

这回太行之行，基本穿行在峡谷之中，从峡谷放眼，四周巍峨峥嵘，气象万千。难怪招来无数写生的学子。一群又一群的学生在山涧旁在树荫下聚集，凝神作画。以往所见，写生都是单个的画家，支起画板，优哉游哉。现在几十学子东一拨西一拨，使得写生活动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但是既然离开课堂到了野外、为何还是几十个人团团围坐在一起？有业内人士称，这是为了相互切磋，数十人面对同样的景观，有点同题作文的意味，山水画似乎成了一种修辞的表达。据说南太行林虑山一带当初有荆浩和郭熙的足迹，我想五代和宋的山水画大师穿越到今天，该是怎样带弟子学画？

太行峡谷成为有规模的写生基地大约有十多年的工夫，人来人往，就有了

兴旺的气象。从开春到仲秋，这里的农家有半年时间接待游客和写生的学子，获得生计，这是另一种靠山吃山吧。

说起靠山吃山，峡谷里的山民还真有一段艰难的日子，如林州的石板岩乡，曾就是此境况。这里原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石板岩乡与外界的唯一通道是鲁班豁，两座高山中间，似被巨斧劈开一个巨大的出口，与外界接通，只是这豁口也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相对高度也不低。外出极其不便，据说有的老人一辈子就没有出过峡谷。虽然定期有货郎或供销社的工作人员送生活必需品上门，但是生存条件极其困苦。这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料和石板，当地人只能就地取材，因此房屋，家具，桌凳，楼梯，道路一律石料应对，连屋顶的瓦也是薄薄的石片。从高处往下看，鳞次栉比的房屋顶着片片石板，亦是稀有景观。随着人丁增加，六畜的繁殖，山上山下的植物都成为口中之物，生态危机可想而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盘山公路逐渐修通，同时这一带实行绿化工程，有比较严格的封山育林制

度，使得峡谷有了绿意和生机。许多年轻人外出谋生，也减轻了这里的生态压力。

太行奇观或可说就是公路的延伸，簇新的大路使得人们有进入太行腹地、大饱眼福的可能。盘山公路本身也是绝世景观，我们的车从神龙湾的挂壁公路穿行而过，一路种种险象都化为难忘之美景。

所谓挂壁公路就是在峭壁上凿出的交通要道，也就是带穹顶的栈道，为了采光的需要，每隔十数米，就在公路面临峡谷的侧壁开一采光空间，成为景观窗口。从窗口眺望，脚下峡谷深深，远处千岩壁立，有惊心动魄的快感。偶尔横斜里有灌木伸出，还平添几分妖娆。走向窗口噁哩喀啦地狂拍一通，回头想上车，突然又怕遗漏了什么，飞跑到另一端尽头，又是同样的噁哩喀啦，真正是流连忘返呀。挂壁公路的建造者有时会假借山势和峡谷的地形在挂壁公路的外侧建一个观景点，让游客可以从对面

硅谷久负盛名，有“高新技术的摇篮”之称，但却不像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网上的硅谷旅游攻略只“建议游玩2-3个小时”。想来是因为，那个“摇篮”并没有可看见的外观，而如果只是慕名去几家大牌公司门口张望几眼，那倒确实无需太多时间。去年夏天，我们夫妇与人结伴赴美做了一个“西部游”，也并未把硅谷列为选项。不过，归途中我们离队去湾区探访了几位已在硅谷工作多年的老友。得他们的陪同，在那地方也算是游了几天。与时下旅游的节奏相比，我们那种游就只能叫做闲逛，没想到却是感触良多。

苹果公司门口，那个被咬了一口苹果随处可见。乔布斯的家门口，果园里满树的苹果已经熟了，比他的豪宅更抢眼。朋友说，乔布斯是真心喜欢苹果！乔布斯的家（生前住所）坐落在一个安静的街区，据说他的家人还住在那里。从围墙外看去，委实看不出里面有多“豪”。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侧门旁，我们想拍照留影，却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人前来阻止，态度温和有礼：“这是私人住宅，请尊重别人的隐私。”据朋友说，乔布斯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此地着实是热闹了一阵，其家人怕也是不堪其扰。

由于有“内应”，我们有幸得以“深入”谷歌公司的办公楼内逛了一整天。那一整天我们享有员工们平日享有的待遇：免费的咖啡牛奶水果点心等等，还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员工可以带亲友进公司参观和进餐，是谷歌公司的一项规定，也被认为是其“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公司显然有意营造一种宽松、自由、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办公区敞亮开放，有不同区域，但没见到那种令人压抑感油然而生的格子间。会议室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拼图玩具，意思自然是与与会者尽可以一边开会一边玩。穿插分布于各办公区之间的休息区则更富特色：有各种娱乐室，有上班时间也可进餐的餐厅，有可供打私人电话的秘密空间，有可供睡觉养神的隔音“太空舱”……凡此种种，过去也都曾听说过，但终究是百闻不如一见。朋友笑云，人家是研究过的，这种环境要比等级森严管制严格的环境更有利于创意的产生。也就是说，营造这种环境，不是没进行过成本核算。然而最让我们开眼的，是传说中那直通顶楼老板办公室的螺旋形滑梯，据说老板有时候会一路滑下直抵二楼大厅。这好像已很难用精明二字来解释。朋友又笑云，这里的员工们打趣说，这个滑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万一失火时老板可以用它来逃生。不过我看着这个很像游乐园升级版的巨型滑梯，一时却似有所悟，觉得可把它看作谷歌企业文化的某种标志。它是说，谷歌企业文化的内核，或许就是未泯之童心。

听说我们进谷歌去看过了，一位在英特尔工作多年的朋友竟表现出一种让我有些意外的兴奋，说：“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想进去看看。”可见我在谷歌觉得大开眼界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那位朋友也带着我们进英特尔去参观了一回，享受的待遇与在谷歌享受的可谓大同小异，但总的印象确实就不及在谷歌那般新奇。不过，英特尔博物馆见证了老牌英特尔不断创新的历史，却让人不由不心生敬意。

特斯拉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的车，从形状到功能都令人称奇，但据介绍，特斯拉的车最奇之处却在其理念：“用IT理念来造汽车，而不是以底特律为代表的传统汽车厂商思路。因此，特斯拉造电动车，常常被看做是一个硅谷小子大战底特律巨头的故事。”这当然是典型的硅谷故事。朋友对马斯克其人赞不绝口，由此生出的感叹是：“硅谷这地方英雄辈出！”我本以为自己原先对这个名叫马斯克的“硅谷小子”是一无所知。正道惭愧

的悬崖和公路这边相对而望。

有千座山就有千条峡谷。南太行一带，最令人神往的峡谷是云台山的红石峡。峡谷中水势充沛，山涧、幽潭、飞瀑与红岩绝壁相映峙，这是北方山区少有的丹霞地貌，血红山岩掩映在碧绿的草木之中，经山泉冲刷，更是色泽鲜艳。也许是景区管理者规划得当，一千多米的峡谷景中有景，栈道，石梯，回廊，跨桥，将峡谷的美景十分紧凑地呈现在游客眼前，间有几处林木扶疏。故有“自然界山水精品画廊”的美誉，我以为红石峡是当得起这一美誉的。只是在这精品画廊里，都是匆匆来去的游客和摄影者，竟然未见一个笃定的写生者，这本该是学习画画的绝佳地方呀，但是现在却少有驻足的观赏者，络绎不绝的游客匆匆而过，于是画廊成了走廊。我想是景区收取高额门票的缘故，门票收益固然使得景区有经济能力来规划，修建各种观赏设施，但是同时将画画学子隔绝在景区外了。自然风光也好，人文景观也罢，一旦成为封闭的景点或景区，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就会演变成时髦的集市。游览高峰时人众攒动，俗气逼人，待到傍晚净园时，偌大的景区，寥寥数人，阴森森换了一副面目。

相传云台山百家岩附近是竹林七贤隐居的地方，这次却遗憾不能瞻仰，因为景点在封闭维修。日后开放一定是修葺一新面世，不过没有了闲适之人可以悠游的居处和相应的氛围了。

硅谷印象

朱正琳

呢，朋友却提起“火箭回收”一事，我这才惊呼一声：“原来是他！”当真有“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感觉。从美国回来以后又听说，马斯克拟订了他的SpaceX计划，誓言要在2021-2031年间将人类送上火星。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的物种，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愿景。——在SpaceX的宣传片里，马斯克这样说道。这一回很难说他是要跟谁大战。有一种评论认为，马斯克是以致力于改变未来人类生活、能源使用结构为己任。

在硅谷闲逛的那几天，我时不时会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有点像是从古老世界穿越过来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都那么古老！而硅谷人所想所做的，都是超出我想象的事。我后来了解到，产生类似感觉的人并非只有我这位古老国度的来客。一位《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在亚洲呆了27年之后回到美国，在“重新认识美国”的过程中这样说起过他对硅谷的印象：“当然了，旧金山湾区是为全世界测试新科技的实验室。我不时会遇到正在为某些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人，而我还根本不知道有那些问题存在呢！有位女士告诉我，她在建立一种演算法，能判断一个孩子可能会想读哪类书。”硅谷人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维基百科“硅谷”词条中引用了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贯穿硅谷之过去与现在的 strongest 的东西，或许就是‘玩’新奇技术这一内驱力。而当这种内驱力得到一种先进的工程学的支持和精明的经营手段的引导时，就对工业重镇的创生做出了诸多贡献，正如我们今日在硅谷所见到的那样。”。但我以为，在“玩新奇技术”这一“内驱力”之外，或许还应加上在硅谷通行的“技术改变世界”这一信念和谷歌奉行的“不作恶”这一底线，才能更好地理解硅谷所发生的一切。

我还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已在以高科技闻名于世的硅谷，看到了一种新的人文景观。它不是“遗址”，也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火热的生活”。在谷歌吃晚餐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种不同的肤色，带着各种不同的口音，却无一不是佼佼者。那景象着实有点令人神驰。从口音就可以断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新移民，而不是“移二代”。当时我就在想，这么多受过不同的人文化教育，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并且有效地合作共事，他们是怎样避开“文明冲突”的？最简单的解释也许是这样：在共事和交往时，他们用理性认同取代了文化认同，他们都按照理性认可的规则和约定行事。不过，我也想到了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并稍加发挥引出了另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解释，即：除了根源于不同传统的各种人文文化以外，现代社会还出现了一种根源于科学理性的“科学文化”，至少是在科技工作者这一遍及全世界的群体中通行。斯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这一群体“共享着一整套态度、价值、目标和惯例”（人类学关于文化的定义），自然也就产生了一种“文化认同”。可引申的结论是，这种认同显然不是从各自不同的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像是有某种新生代的人类正在诞生。我原先对此种结论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硅谷却觉得它似乎已很接近事实。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